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八十五

送序

送唐虞佐序　董玘

玘㓜時過蘭谿謁聽菴鄭先生先生家君之同年而虞佐之外祖也因以識虞佐別七年而同舉於鄉再同試于禮部玘愧先升焉後三年虞佐亦成進士胥處于京

師時時相過從劇談甚歡也未幾虞佐出宰山東之郯城聞過言别叱既惜其去察其意若甚有憂者竊怪而問之曰吾有所難思之而不得其說也夫當官廉慎吾志也是所能勉也簿書之煩綜理之勞吾職也是所不辭進退俯仰於人亦分也所不敢恤吾所謂難而甚憂者以勢之不可行也夫受命為令政令之下不成於我乎民之豐約不懸於我乎吾所得為吾可為也所不得為其若之何然吾雖不得為固亦吾之責也往歲旱災

遍四方山東尤甚民之相率去而為盜者衆矣而稅例如故無名之征日有增焉吾忍視其彫盡而不言乎言之且不見聽寧獨不聽而已必且以為罪以令之微臨其上者皆達官也吾能抗乎順之吾不忍民之重困也且吾詢郲之遊寓于此者謂邑久廢敝民又健訟玆之往也舊一弗更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將更焉民未吾信必鬨然以為厲已吾其何從乎嘻吾家食時縣之吏厲民者怠若職者心竊非之謂使吾當其任雖不敢

望古之循吏亦能使一邑之蒙其澤也令自為之其難又如是竊憂將負其平生而慚令之名也故就若籌之圯曰子第往吾知郯之民其有瘳矣圯居京師數歲見出而為令者多矣其所憧憧于慮者非趨走承奉之事則旌奬求薦之圖也有憂及于民者乎子乃不然郯之民其有瘳矣夫旱乾苗槁桔槔必有所濟浮乎江湖一壺有力焉令之於民豈特桔槔一壺比哉且子不見夫御者乎馳驟不已銜轍檿脫馬力盡矣如是而易以造

父猶不免於敗必休馬更轡而後進嗟乎今之民其亦銜敝縻脫之時也子往篤其忱毖申其辭諭有所征於上必思所以爭之爭之而不從將不以為罪知其固為民也有所需於下必思所以寬之寬之而不免將不以為厲知其非為己也事事而爭之雖不必皆從然而從焉者有矣事事而寬之不必皆免然而免焉者有矣夫陽城因而部使去今在上者豈無若人哉夫免寬免而輸租者繈屬不絕今在下者豈無若人哉惟奉公之意

不勝其進取之心則懼有所拂乎上豈弟之心不勝其自營之私則病無以濟乎民予既無是也而何憂難行也哉夫以已因乎時者中人皆然也惟不以時易已如陽城兒寛者斯見稱耳彼二子之所處夫亦豈易歟吾子勉之張弛之道因革之宜是則在于徽予無以瘳若民而任令矣虞佐起謝曰君言得之矣吾將行焉且將以質于外祖遂呼筆書之而去

送少司寇張公致政序　董玘

予瀕海人也葢嘗登山而望下臨海門見賈舟張帆自遠而至俄頃趠數百里抵岸竒貨山委市者鱗集慨焉樂之乃下從舟子而問曰爾獲利不既多乎舟子呀然笑曰子覩其利惡知其害之倍也夫天時適逢舟楫無害出無入有䮐驓累貲豈不誠利也歟乃若盪泊淺渚四顧無侶風撞濤齧靡月靡日子知之乎洪濤瀾汗上下嶢嵲蝤涎鰐齭存亡瞬息子知之乎牟大載盈馳颿角迅衣袽不戒為魚龍獲子知之乎自吾同往于海者

多矣葢有一往而覆焉者矣有一往而迷其利再往而覆焉者矣若此者利之倍于害耶害之倍于利耶吾幸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予適見之而謂皆然乎予於是憮然嘆曰嗟乎仕宦之道亦若是矣往而不知止溺而不知返其亦殆哉厥後予入仕途迨今三十餘年以所聞見徵之或滯於一官偃蹇數十年而不振遂以淪没或乘時奮庸而歲九遷一蹶以仆或宣力畢知逢禍不虞或禄位巳極功成名遂終陷險難其遲速得失沉顛

靡摧亦何異於舟子之云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者何
其鮮也葢吾乃令於張公應祥之去見之公奮自諸生
以擢進士兩宰大邑遂拜監察御史久之擢吾浙按察
副使召入為大理右少卿尋進左轉左僉都御史再進
右副巳復為大理卿遷刑部左侍郎出入中外者二十
九年位秩之崇聲名之榮疇能逮之玆以目青年甫六
十四遂乞致仕以去蕭然長遯節完而名全仕宦若此
可不謂誕先登岸不覆厥載者邪而或者猶以公位未

極為歛以公操履堅綜練久年未至而為大理為侍郎皆席不暇煖案事于外其勤且勞又如此使其于進務入何階不陟然而不自止則入海迷其利而數往者是也公何居焉況茲之歸葛巾野服自肆于沮溱之野與夫波濤峣嵲之危雲門芒谷荷亭竹榭孰與夫舟居海宿之愁若姻戚故舊聚處而談笑心怡神愉孰與夫蝤涎鰐鼜濡袽終日之虞不迷其利固無其害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夫居易香山之約日知臺池之飾皆

昔之同官而能止者也祖疏傅而嘆息送李尉而盈涕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招賈之文望海之詩寓言以達志者也予與公為布衣交再會于蜀而同官於此念始者傾葢海濵後公來為憲副實理海道固熟觀于海者於其歸輙以是為說

送徐子仁南歸序　陳沂

吾友徐君子仁少負才藝為科舉之學名譽日彰而毀亦俱至乃退處裏足不復仕進然君才俊而逸藝精而

神發之毫楮不可自遏驅走搢紳驚歎時輩挾策而登門者至是益闢矣少傅徐文靖公嘗荐君至京師忌者沮之太師李文正公愛惜不置而亦不果於用先皇南巡舊京召見御所又兩幸其居朝夕得備供事每製青詞釋贊慶揚致語必屬之以進方欲授之官而龍馭上賓矣夫造命者君相也宰相知之而不能荐天子愛之而不能用豈非天乎余每見夫厮走騶儈之徒好從事而多智人笑之曰何用爾為也他日見於朝盛冕裳而

走避豪右出諸途則武夫騎卒擁道後先視之即前所笑者之若人也高爵厚禄反手而至柰之何君之獨難如此哉嗟夫富貴名壽四者天下之所同欲而尊尚焉者然貴可賤富可貧人得之而人失之惟夫名也抑之而揚毁之而彰雖不見用而公侯大夫以至武夫庸卒莫不以得其楮墨者為光榮視彼高爵厚禄授之以相易孰為多乎君年已六十氣發神越不異少壯登之上壽可徵也古人所謂身名俱泰又焉知其他哉詩云庶

幾夙夜以永終譽請以得夫天之二者為君祝之

留别沈紫江序 翁萬達

夫負奇者不忌毁而下人善徇者不匿中而替好故有傾葢一時而意氣没齒爔婉生平而情如避逅者言以其類爾彼我相形異同殊軌智相伯仲則駢志而降心詣有淺深則緩衷而居亢降則敦故亢則匪存較亦人情安可强也紫江沈將軍粤西之傑英而當世之名將也健敏多竒敦篤操誼然不屑瑣尾文吏刀錐什伍齟

齬聞於貴官達人又急折節故或疑其亢而棄禮詐而為其薄也乃余觀將軍詳矣昔有人云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又云女為知己者悅士為知己者死信斯言也余昔作牧蒼梧良覿伊始聽其言論斬斬動人意幹風猷度越諸將私心慕之嗣是得時接音塵因緣存記叱吻藩臬式監南潯將軍謝事家居相過頻數促膝更僕披腹談心久之邊機幕議必相參聞畢事報成無爽銖忽用是益敬重將軍矣將軍亦然諾余言動必稱善有聲

求之應而無朋比之非益利重於斷金而情擬諸同氣不譽終始良豈偶然乃若袍澤相通疾難相慰此特海內交游之通義耳固未暇以一二談也睽違在期知己難再追念往昔喟然長懷何者昔嘗見將軍性不甚喜飲飲余輒歡酒情中酣仰而賦詩彈劍相和其音欵欵時或慷慨激昂瞠目攘臂叱咤時事意若平南疆安北邊標銅柱登燕然樹奇勲於當時勒鴻聲於異代斯固丈夫之雄心亦鄙人之所希冀者然用舍遇也顯晦時

也君子不昧時而詭智達士不要遇而損衷余方悟山澤之輝榮譬朝市於桎梏抑情魏闕旋踵舊棲賦潘生之閒居詠左氏之招隱將軍幽況夫豈同之如將軍言異日固當棄鶡印斂龍韜拓落紛貲簡棄煩促慨然命駕責我潮陽仰遺風於昌黎濯清流於東浦鄙人多幸趿履以從相與陟羅浮浮南海探靈竒於玄嶺窮灝漾於扶桑然後溥言行邁踰大庾泝長江訪匡廬弔白鹿歷覽天台雁宕之勝出錢塘泛西湖問津於豫陽田氏

于之宅而宿焉當有悠然冥合而豁然相通者田子往嘗與我約矣將軍亦聞之抗志浮雲轍跡九有將軍有與婉予二人

顧遠齋復河南僉事别序 茅坤

公徙大名同知三月復河南僉事以去公於予衆所稱鄉先生者也屬邑長吏九人盛供張祖道衛水上請予文紀其事予遂屬草三易稿累數百千言不能盡取而扣之其旨嗚嗚然寥慄恍徉然若不能成聲者也則𡡉

去之有從事者觴而前曰公之鄉誼子大夫所溯于心者舊矣其來大名雖未幾吾屬醉之者若南風之絃也子大夫亦遼徙廣平至于此所謂東西州然言甚易者何朝命童子操縑與墨侍左右暮不能報也豈兩君者均以罪徙至此又離且去故悲者不可以累欷呻者不可以太息耶子咲曰曾是之謂哉嘗讀傳記詳古賢人志士出處之際自屈原賈誼以下何可勝道也其間或復或不復或既復而放或再放踰時而復不暇論故士

之于此譬若江海之漚顯晦離合唯其所之焉耳予于公亦何適乎哉獨吾今從諸君導送公茲水之上延眺數千百年間遷臣逐客之轍從而渡者不知其幾入國家來以郡饒而僻繇罪徙而至者軫相接也然其間著功德于土與其暫至而去無所謂功德著于土而特採其名以傳書之簡冊祠之伏臘所遺燕遊歌賞之址山氓野父指而語赫赫若昨者獨文潞公彥博韓魏公琦歐陽文忠公修蘇侍郎轍以及韓絳劉摯陳執中之屬

五七公者歷歷可數也餘皆已零落于烟波霧澤之間而不可求矣由此言之古賢人志士所以徙而暫寄者跡也其離而既去而獨有所常留者道德與勲名也其所謂顯晦離合可喜可悲者吾不知惡乎在也吾屬相與指顧河山草莽而一以盻焉能無悲歌感慨彷彿古所謂嶴然自失者乎予知公非區區于世之顯晦離合者故於公之去有所口噤而不能言葢在乎此而不在乎彼也公頷而大咲欣然遽飲以為别

送王汝中序　薛應旂

王子汝中將奏績京師問贈言于薛子薛子曰汝中陽明高足弟子也豈待余言者哉雖然亦嘗竊觀之周末孔子始生會羲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敘易書詩禮樂春秋以教天下而天下問德請業之士相率而歸之者一時葢三千焉雖畏匡厄陳干七十餘君不用歷經險難皆絃歌鼓瑟無忍攜貳其嗜師門之道譬之羣飲江河各足其量成德達材靡有棄物然仲尼方且似

不能言語其門人則曰予欲無言葢黙而成之不言而信所以聖人之道卒大昌明于天下及仲尼既没其徒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各以其學教弟子本源既遠末流益分誕章乖離飾虛鼓衆於是莊周列禦寇荀卿李斯之徒往往附會仲尼以恣其無忌憚之說而道術日益紛裂卒至釀成坑焚之慘而先王懿訓幾至熛燼謂為多言之禍非邪頼道原于天天不息道亦不息漢董仲舒隋王仲淹唐韓退之皆稍稍倡絶學于其閒延及宋

之周程遂建圖著論而斯道大為發明厥後門戶競起分徒角立議論愈多黨禁旋作噫此豈天寔為之要亦人事然也迨我明興高皇帝闡明正學崇尚真儒其時佐命元勲暨侍從諸臣百工庶士咸敦本尚實悃愊無華學術習俗駸駸與三代同風自後人文日靡學者頗事奇勝於是矜文辭者綴緝秦漢晉唐之糟粕而身心性命漫不知究此固無足道其諸高談理學者輙又致詳於德性易簡之説而氣誼文章政事一切卑之而不

論専主無適無莫不信不果而唯義所在多從潤畧言
語者什九躬行者什一唯是無以允協衆心遂譁群議
未見至誠動物而忽已成江河相激之勢吾葢不知其
所終也噫此豈祖宗養士之貽謀與今天子敬一傳心
風範宇内之初意哉汝中懇懇論學不安淺近其所以
成已成物者將何如以究竟乎憶往余宰慈谿唐應德
謂余曰山陰王汝中可特訪之及余改教江西羅達夫
又每問汝中議論起居及令同官留都士夫自鄒謙之

以下多與王子相習夫一時志學好修之士其勤惓企慕汝中者若此而豈徒哉汝中盖必有以研其幾而慎所趨矣若其官兵部為車駕為武選固王子餘事不道道王子之所從事而世道之尤繫者因贈其行而請所以處我

送陸思南序　薛應旂

晉川陸子為南臺御史之又明年奉命巡視江上激揚修舉旋已風動區域銓曹以思南遠在徼外部落雜居

動輙有警匪有才望者鮮克率服議簡才御史守之遂擢晉川子去去之日鄉之學士大夫仕于南者咸稱其才而惜其去屬薛子贈之言薛子曰古之才也一今之才也二古之才也為定名今之才也為虛位是故高陽八才皐陶九德其究一也迨後敬仲以仗義與齊國僑以修辭扞鄭君子于其才尚不能無擬議焉矧夫辦事簿籍呈能要約儇習儀文出入機數者其果能以致遠乎哉故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斯古之所謂才也又曰

啓明象恭靜言庸違斯古之所謂匪才也且今之俗習去古逺甚破觚斲雕而渾樸以散繁章縟節而敦龎以漓輸衷懇欵脅飲以和而戈矛森列揚眉激昂倡言以正而綱維具亡大都中土葢以什九而令之所謂才者可知矣遐荒部落雖號冥頑而戇直朴略猶有古之遺風焉率之以誠鮮不孚者病文從野仲尼所以惓惓而浮海居夷識者知其非設辭也昔成都雜部文翁至而人皆興學渤海弄兵龔遂至而盜皆為農二子夫人所

知也曷嘗矜技能炫智術而鼓舞更張以易其視聽圉其利害哉夫亦悃愊無華不墮乎忠信篤敬之訓而庶幾乎古之所謂才爾始晉川子筮仕宰玉山吾嘗一入其境見其居者有息肩之樂行者有出途之願而玉山之民謳歌之及徵為南御史則又見其慷慨明達憲度以貞而南之士人罔勿宜焉是又豈飾情修容襲取矯强之所能哉夫今之思南固遠于成都渤海間也其人之戇直朴畧較諸江之左右更易孚也晉川子率其素

履以往則漢良二千石之治行將復見而忠信篤敬之才于茲乎再試矣他日舉漢世故事俾公卿選諸所表晉川子亦又奚讓焉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姚淶

今西北諸鎮地當邊衝朝廷備之甚嚴而承命以臨者有大將有中官有總憲重臣列戍數百里屯兵數萬衆事既有統矣猶懼其劇而弛也則又設外臺之佐二人以分蒞其地而賛其功凡百戎務廼咨廼謀總憲者裁

而行之所以飭武備重邊防也歲在執徐家君視師榆林余以覲省至焉其地固要防也余進諸老將而問之凡敵之虛實將之勇怯地理之險易遠近卒伍之强弱聚散倉廩之出納羸縮余頗識其槩然未暇議也比者吾同年張子行之拜陜西僉憲治榆林之西索余言以贈夫張子所治者邊事也余請以所聞告焉夫中國所恃以安者邊圉固也今吾不能有其固敵大入則瘡痍千里小入則剽剠數城即或以數十騎至吾擁全軍而

不敢輕與之角戰非中國之利亦已久矣議者或欲植榆柳以阨其馳或欲列劒戟以防其突或欲高塞垣以限其入若可坐而策也校諸余所聞則皆所謂畫餅之談也天以五材濟民用而邊鄙之所闕者三平沙浩漫淙没馬足雖樹茀茂茀孳則木之為用寡矣短兵相接鎧仗窳楛所謂鐵者必求之遠方而後足則金之為用寡矣民多窟處以就耕牧變猝至則立為魚肉相與築壁壘以自固而捄土在百里之外則土之為用寡矣又

其甚者逺戍無水而卜諸雨近郊無草而刈諸塞邊民冐死以為生而為之上者顧欲以書生之説施之不已踈乎凡所謂空言常談實不應聲者皆張子所宜審也雖然在天者猶可諉也若令所謂人謀者則吾又惑之甚矣夫論世則外急而内緩用材則内重而外輕士大夫自便其身而恥當劇任卒以為莫勞於董徒役莫繁於司會計莫難於讞訟獄莫危於治軍旅一有所寄輒縮朒不肯任夫責之以一事之長而其言猶若此至於

邊鄙之任則一人而四責備焉者也其難易不啻倍蓰而議者曾不之察何也張子之所治于四事之責尤重且專誠有非内地可比也軍吏不得其良輕于犯禁一切繩之以法則詐與貪皆不可使而跅弛之士誰其用之廩無終歲蓄吾常節其所施士恒不得飽天或奪之歲則變且不測而庚癸之呼誰其禁之公私困矣敵復時壊亭障吾日圖所以補其廢苦役之民至有甘心降敵而不知歸者民不堪于役而舉烽燧之所誰其脩

之一鎮之兵僅滿二萬而騎卒則什之三四私財無以養其力賞格無以作其氣不戰而力已疲何以使之樂于赴鬭而控弦鳴鏑之患誰其禦之刑難于獨任食難于遥請役難于頻仍兵難于訓養而食之不給其患尤甚執刀筆者得以破勲勞持議論者得以輕事功此令邊鄙之深憂而余之所謂惑者也張子以方壯之年才與識俱贍于四者之任若不足以盡其用者然予未敢以為張子賀也夫因俗以建事因時以就功雖豪傑之

士樂之而時與俗之難為力則有志者恒致慨焉張子宜何如處力之所及則盡謀時之所撓則盡議必使在內者知在外之重而後邊事可漸理也不然慎已免咎上下相蒙冀其無事以幸為常而邊事日趨于敝矣張子豈得以寧處哉張子聽吾言而思之其是與非必有犁然于心者矣余于張子深交也不敢淺其言故過而道之以為今籌邊之助云

送袁莪溪泉州府節推序　傅夏器

年友袁羲溪授泉郡節推維泉介在海隅去京師八千里而遥其去藩城亦無慮三百里故下民之困抑不得其平者上不能直之於輦轂次不能直之於臺省皆求諸府而直焉又其地阻山跨海奸宄剽盜出没濵海航漁之民習見擊刺武勇鷙悍動以忿悁相刃相靡殺傷不避誅其於獄訟為繁節推司刑繡衣使者行部輙以節推隨凡民間獄訟皆先以節推訊服而後上之臺故節推代兩臺涖事其斷獄又為繁夫典刑者民之司命

也君非泉之司命而泉民之所為生死耶言刑則律令具矣豈其所以具哉昔者聖人議事以制不為刑辟世之偽也滋甚堤防不能也乃徵於書而律令定非聖人之得已也故得其好生之意即法令具備而不為苛不得其意而惟法是狥執盈尺之紙鍛錬囹圄中罪狀某也當某律令某也當某律例格式具備不過費一朝檢閱而足也如此則一吏可矣㵎蕖之饋集之可以成贓言笑之微摘之可以為罪誠所謂大可論而小可斬者

而民始無所措手足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聖人不仁以萬民為芻狗其言則過然自用刑者之不
得其意也而民始搖首觸目輒扞法網桁楊桎梏相望
不幾盡天下而芻狗之耶世常酷趙禹張湯夫見知腹
誹之法自湯作始深文巧詆得酷名宜矣禹常據法守
正亦不免焉者夫不得其意而惟文法是繩雖以蕭何
之律案劾民之不聊生者已過半矣雖比之湯亦可也
莪溪君明經高第其立心常以龔黃卓魯自期豈以申

韓刑名為君過計哉君董刑法而於敝邑之萌隷是董故為敝邑昌言之也

送小峯子序　宋鑒

予夙昔負奇氣嘗從異人與之詠歌情誼洽甚始信騐盪性靈感通造物惟詩而已他何足道哉他何足道哉乃編蓬鼓琴扣石長唫游心塵鞅之外然所居地在茗霅之間為江南寥廓閒奥之區非若通都大衢可以納交四方易致聲問又素不熟公府無所延譽於上官長

者顧所為詩絶與世俗體格不類移書與人論難人盡詫其言遂相為詬病而目以恠誕迂僻亦不甚惜數年間得歙之九野孫子及里㛿庾陽王子與之同遊而雋聲清劭稍自振矣乙巳春贛之小峯黄先生偶寓吾玉先是小峰宰吾郡之長城予曾未講相見禮乃令因孫王二子締其交及覯見捉襟步武雖雖几席神鋒秀抜開朗心目亦自咎其詩之不可相沿時弊與予言若大相夙契焉於是結褵訂盟聯珠唱玉累日為月遂有積

素累舊之歡令以事遄歸發邁在近翼毛之思旦復須留感令追往以敘分隅且夫高會密坐情盤景遽觴豆雜沓履舄交加排積慘以暫歡寄殷勤於杯酒此予之所與小峰者也以至周禊鄭祓令氣淑節桂道蘭衢月帳風帷或班荆籍卉於苑栁之下或俯窺傍眺於樊圃之中康娱盤遊樂而不淫此又予之所與小峰者也迨夫悅山樂水嘉遊未數陰林巨樹曲澗清池籃轝晨出帛舫夕歸登高作賦以展其才臨流賦詩以寄其興賞

心樂意欲界之仙都此又予之所與小峰者也若廼神經惟牒之竒瓊敷瑞藻之麗摩研編削耽讀精誦淹貫劉向古今之書旁通馬融天下之學刋枝葉而究根本畧形膚以抵神髓此實予之所與小峰而人或未之知也夫創鉅者其痛必深交固者其别必慘予落魄窮愁與世無聞知兹因二三子厚見周稱而於小峰又多所彌覆以就其聲價而今則有離索之懷即會晤有程旋復光塵而睽攜之後遠思長想何日之有昔予高去魏

鄒文涕泗交頥蘇卿入漢李陵握手於河梁之上彼皆戀戀於去就榮辱之途孰與夫子之所與小峰惜嗣音之既遠論報之未遑也哉

送沈君叔成序 徐渭

叔成父仗劒出塞垣拾其先公蜕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劒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有事京師

也來别余於理見余抱棓就攣與鼠爭殘炙蟣虱瑟瑟然宫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曰叔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為余壯之體貌雖孱因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為别

送太守鑑濱金公入覲序 林應麒

人皆曰令郡守官即古諸侯也考之周葢千八百國計其國之封域不當令一縣是令郡守官兼周十數諸侯地其屬不為不廣矣今制六部尚書郎非兩考不得輙

拜郡御史臺行省擬于王者自稱代廵奔走方面二三品尊貴大臣若庠校博士令其弟子員然可謂曰榮亦必近兩考乃授其職不為不重矣然識者謂古易而今難何也葢古者郡守拜授無常官其治行卓著者往往即召補三公於上無所攝也故其志易伸得自辟吏斬二百石以下于下無所梘也故其令易行祿二千石足以仁其三族及所識窮乏于内無所顧也故其操易厲令時則異然矣自撫按方伯連帥而下諸道官各得遞

相巡歴以簿書期會之間督責郡長吏雖非公務或東西南北行過其疆者守必出迎四三舍屏徒從俯首拱立道左送之出疆廼返至坐公署門者唱然後敢入趨謁庭下四拜蒲伏有問輙蔌蔌捫膝仰對與輿臺吏承人雁行立眂其堂上顔色為憂喜如是而必望其志之伸得乎縣令宰丞尉而下稍有與當路權勢人相習故或其境内豪右負竒貲遊貴介公子門者皆得制挾其守守顧日夕惴惴慮或迕焉如是而必望其令之行得

乎歲定禄二百五十石實支者十之一耳而以其貨財
為禮交相覬望殆無虛日如是而必望其操之廉得乎
甚矣今之郡守之難為也某以不能韋脂挫折自容流
擯州縣間垂二十年持是以較列郡之守何止百十非
守之盡難難乎其為君子者也今年夏某始奉命來貳
惠郡值山陰鑑濵金公為守獲日炙焉然後知為公之
上者與列郡同而公之所以事其上者則異不狗人以
非禮也為公之下者與列郡同而公之所以御其下者

則異剛亦不吐也為公之禄者與列郡同而公之所以守其禄者則異以儉助廉也故絶餽獻羞奔走惡承順而人不以公為傲風厲屬吏裁抑豪強毫髪無所假貸而人不以公為苛革橋税杜冗耗清紙贖申明屠宰凡迹渉疑嫌者避之若蹈機阱而人不以公為矯公兹歴任未及三年而薦剡五上志孰有伸于公者乎民安其業士率其訓和平之寇騷動江右公至輙空巢出謁羅拜讙呼其令孰有行于公者乎金玉氷蘖之謡萬口一

詞三年若一日廉孰有彰于公者乎是古之人為其易而公為其難碩果不食非公其難哉方今聖天子旁燭無外公是行也以最課矣超擢固不竢卜然君子非徒成其身之難也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化者當必有道耳公能因而敷奏之否耶公在臺諫時已為真御史今更涉益久為世道慮者宜益深矣某敢傾耳以聽是亦我二三僚友之意也遂同書以識别云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五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舉人臣楊鸞

謄録監生臣章玉植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八十六

送序

送林次崖先生遷欽州序　于廷寅

次崖先生當世之高士哉其學醇深至矣佚宕瓌奇而動離於世識不識曰凉凉乎至其自言曰奸好以速仕浮湛以安時于我不能又曰古之君子用則龍蛇與物

咸化不用則就閒而言廣寧之變先生殆三致嘆焉然議者往往皆卒緩是事言兵幾何人哉先生抗廷臣之議膺天子之逆色疏下遂竄遷知欽州于廷寅曰欽州非古象郡地耶是在南粤之間矣南粤犀象之所居豺虎之所穴猿猱之所嗷嗷山魈水象之所惑人沙蜮之所螫物其朝則有毒霧祲雲衝冒人腹其暮則有長蛇猛獸磨牙礪足以殺人且違天子落卿佐丹墀鳳閣遠而投是何以居也雖然吾聞之矣素貧賤行乎貧賤素

患難行乎患難是故素位則無他慕安遇則可行其學故能居而忘其陋昔韓愈在唐蘇軾劉元城在宋荒投萬里一歲數易然且皆復其位況先生先是督學其地化其文身薰其四行條其義風南廣迨于今猶思之遵行踵率歸離而振新其感服往往有江漢衛淇之俗夫非周人遺風也又且聞之先生居廷尉常日戚戚懷主斷之頗偏懼官箴之夷越章箋具而終罷隻隻夫則于朝廷道猶未行乃今居欽矣人壯守其德少誦其言士

以務學問農以居恒功近悅事而遠慕聲華不孤其學此與結舌靦面偕然是非而富貴孰得失哉夫志德者貴本其實守土者宜依其官能官而實往奚弗得欽之人其性茂朴訟詞簡稀茂則無詭簡則靡爭可無勞而自治餘時著書庸以自見此所謂就閒而言公素心矣今之世務圓達通狹居正而貴苟得動以相時度以需獲至于老成亦為務先視先王禮義以為何哉群口和聲延以成故掀然濁穢之中以翔千仞之上不渾其滓

羞獲其垢豈非古之所謂賢豪也耶

送西泉劉侍御守肇昌序 王梅

余同年友劉尚友氏者陜之寧夏人也喜談兵余時時與論塞上事云間嘗曰我兵與敵兵值往往不大利者此不惟戈刃犀鈍人耐飢罷與否射藝巧拙性輕生重生殊也自兒時聞長老言塞外馬產駒度能馳時必一二日節絕若乳繫其母峻嶺而縱駒於麓母且嘶駒奮而上有及者有幾及而踣者山之半不能前者益相當

也其及者為選騎次以易中國茶茶固彼所急是故其選騎亦時得之自金牌制廢賈人子行私茶茶益輕善馬益不至太僕所俵與苑馬所牧平居被障泥飽苜蓿非不隆然大也然而闐擬金戰慓衝疾風四五前却跓坡騰澗不能尋丈亦安所事此哉自西泉劉侍御奉命行西邊振肅風紀剔蠹舉墜則以其餘力絕私賈平互市馬稍稍至日益良屬者闕門有警將吏嘗一二挫之遠跡不敢近塞此其功不有在耶吾不識西泉何如面

目自吾陜之人稱名侍御者必曰西泉云他日制三邊為天子作屏翰建樹偉績兹人也哉余時聞尚友言則固識之乙未春三月西泉以三載陟明出守鞏昌豐村金子以告王子喟然曰尚友氏知言乎哉是用人者之意也是將以歷試西泉子也夫鞏昌故隴西天水郡地秦漢以來百戰之塲羌戎隴蜀之交而敵所數出入處也是故為其守者貴知兵事識大體于其人民教以知方而作之氣夫使算計見効絲公錢穀毛舉一二獄訟

此可於僻郡陋邦耳西泉行矣以其為侍御者而為守則益專以其故所施於陜者施之鞏昌則益習是其以吏最不足異也因豐村之請為道其故且以徵新政云

送兵憲白坪高公序　陳昌積

湖西嶺北屬郡惟虔吉為鉅壤地交而資聚為生嗜習隨而依靡窟奸吉田下賦重土産稀而食菑夥葸戶窶民多擕挐挈族傭食於虔弗返公私百執事半充以吉人其擅重裝者則利虔之沃畝火耨豐入而寡征倍購

自肥反置土著於遊寓藉口閃遁由是吉之逋賦衆役獨佔累乎閭坐家飧之于巖阻谷窮之間佃耘盡吉之傭民矣吉耗户口而虔漏版圖如之何而可使賦役平也虔南富民峒居不識禮律好僭輿服逞螳臂之忿以為訟凡袁吉盤食刀筆之群髙馬者不為吏坐亭虔南上貲人之奉養日為飾乾沒次則偽章刻書造散官部劄如告身探客户富子而市之使冒冠帶稱官人以鞭笞閭里一旦諸偽窮露艮監司偵追之急又各變姓名

竄歸其鄉湖西逋逃因嶺北不得索之嶺北逋逃因湖西不得索之事寧仍歸食如故由是巖窮谷阻之民不堪客主富戶數等人之虐因而竊發甘為劇寇嚮導漸漬使然又如之何可盡殄之而使奸萌絶滋也噫賦役不可使之平奸萌不可使之絶訟愈繁而盜愈橫吉虔南之弊極矣如宋火鄭水之難相撲塞也此其故何耶議者謂兩道繁訟叢寇在江西號為難治即憲巡嘗不使統轄兼攝今若幷湖西於嶺北兵備司治之則衿領相聯

而地易制令一法通而情易得賦役可調停劑量而使之均奸朋可窮刷禍本而使之罔數庶至齊信而行之不倦其不教與而盜弭乎天下之事成于統一而毀於紛渙弊極而更張之又其會也余嘗持議者之見以求之乃丙午丁未之歲湖西乏才憲分巡撫按以白坪高公寛廉有威屬蒕理之公按行兩道樹表庶僚發贈金以充供億廉民隱而日容呼訴行之甫月湖嶺綰轂交牧之民不復知有供帳之累凡匿賦梗役鷙宂虬戾之

宵人始得而寘之法遊寄散而幹止頗寧也至如披籍置牌創保甲寓兵之條舉昔之機利而食兩郡者與夫偷長刼權之輩率奔竄他省之不暇或懼無所逃而徒圖議者統一之論頼公親覩其理效矣兩道士民方喁喁踵息望公以圖厥終庶獲永厝均賦殄奸之祉乃公尋擢浙江大叅以行吾不知民之蹙首喪願當何如也林竹溪大夫負文行而矜然諾者感公忘分之愛屬為贈昌積實見公治兩道理效于是重持議者統一之說

以申告公是議也前提督有以上聞矣止割吉之數縣以屬公不日連旄提節于江右或盜遁天子為丞弼其能終成議者之見慰兩道人之心乎并書之以俟

送大中丞秋厓朱公序　陳昌積

海防之毀也殆萌於吾民之引海寇乎海寇之得縱横我境也殆由於設賂上流乎其情甚隱而其變叵測也其漸有因而弭後至難也温台漳泉濵海之民居無陶穴環堵之庇俯仰資無穰畝桑土之辦衣食勢必賴樵

漁於海以自活故其人無不習於海其富者滅膏壤名田以洩其厚藏則腰重裝隨琉球暹羅等國朝貢之使以為賈來則挾彼國所多中國所鮮以為市歸則載中國所多彼國所鮮以為市展轉販易募徙自護其人亦無不習於海由是象犀玳瑁伽楠翡翠明珠椒桂貴善可喜之貨交舶互集凡善泅習遊之徒亦無不群聚於海夫以習泛之人而視可喜之貨是啗之甘毳而投之兎狐也其誰不秋毫性命之重以爭趍哉故小賈睥睨

其小之弱於己者掩其貨而顛越之大賈睥睨其大之弱於己者掩其貨而顛越之弱肉强食不已刼殺良民以為益况其蕩之於澎湃淼泊茫無津涯之險踔之於迅飈疾駛奔揚斥怒之區居之於積儲捆載若堂若丘之艦擅之於隨波出入使船如騎之能急之則越走閩閩走越緩之則銜艫傍嶼負山據流以自恃烏鶩蟻滑未易獮獮始猶矙虛肆剽令至直導羣寇而横為晝剽始猶腰貫本以入海令則直張空拳以往勝則利盡歸

大首敗則推其賤募之傭以當鋒刃此非其情甚隱而流禍至叵測乎一時廵備居守之有司嘗督戍海之兵以防禦矣則以朘月糧而補失事之苦乃餌寇閒而陰與行成又嘗募土之壯民以譏捕之號為召用矣則以官賞不若寇購之厚乃餌寇閒而陰與行成且能通關及徼置賂上流造順風買港之説以啗廵備之有司造入境拜見納海面鏹之説以啗居守之有司廵備居守一甘其薰心之貨而入之則居守廵備之令弛矣廵備

居守之令弛則寇登陸泛流所至皆坦塗不必倚雙嶼港以為窟無地而非其厚藏安宅之所夫不禁其長之漸又何怪乎其後也用斧柯以伐之而不克乎令天子察其宿弊用宰臣議間數歲一設巡視於是詔秋崖朱公仍以都御史巡撫浙江兼巡視浙閩海道事公瀕行兵憲白坪髙公屬言於昌積顧愚不知國事者其何以覘公雖然請持所聞以質於公可乎令議海防者有請於温汃相隣之地築城開府奪雙嶼港建置水營增海

卒據守之是為豫握要轄覆其巢穴之計也有請立保甲以相譏防是沿古之法也不知迎分子錢歸送海儀之名色遊説行成通關納賂之奸圖半出於保甲中之人而可盡信乎有請禁止片船隻艇不許下海如此則海濵無寸土之民衣食靡出將晏然而就斃乎其患尤恐滋也予謂撲火必沃其灼救弊必繫其自弗遏其上流之賂而欲清海卒召用之奸難矣海卒召用之不用命而欲海寇之不盜吾境難矣公提督南贛先聲所流

墨夫解綬號令一下旗幟易色爬梳宿弊毛洗而節劃之何其威風也能於此有不能於今大受耶此固志用世者之所同抵目也

送敬所王先生赴廣東少叅序 許應元

予嘗謂道術之分也固者以說溺經而華者以辯破義専錮黨伐之俗成鈎鈲離析之患作棼然爭乎同異之辯而後功能之説得以抵巇讐其便便巧之用利一切之效速而後真儒之澤欝滞不得施用葢學者好不相

悅而務相勝之過也昔者夫子修六學以待來辟有意乎後世欲用其所未試其後天下爭于戰陳六籍廢闕七十子之嚮既絕而晚周之末猶有子游氏之儒子夏氏之儒漆雕氏之儒然亦並見詆呰云或曰三子學為未得夫子意耶詆者非也曰是末師之失也偃試小邑即務用禮樂商居西河西河之人疑于夫子使漆雕開仕對以未信若是其懿也豈與夫譁衆取寵務趨合于亂國苟以徼利撓世為哉然而去之彌遠其失彌甚則

有離遯本真外馳末偽安其所已知毀其所未見于是
辯說鬨于鬭訟攻難急于操戈啟異說之塗而立之幟
閱同氣于牆而不顧其外侮于時法吏為師學士寢紕
有反雜之目被愚誣之譏迄于暴秦乃有儒禍則是好
不相悅而務相勝之罪也宋之末造朱陸之門人不能
觀乎兩師之深更是所聞轉相姍議同德比義之規滋
缺專己耀俗之風尤熾天下交騖於雅辭矩步而力行
衰微矣故至乎元而儒之卑已甚子貢閔子石子不學

詩乎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友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學以師於子彼其視日猶不給也而暇捷捷佔佔為乎癸丑六月被命入粤副外臺之選是時王先生新甫為臺僉董學官時時論學也以予之言為然新甫曰有能紹明洙泗之絶業振二季之餘弊總方畧哲知行進則仁者之效用著退則先儒之典刑具若是者吾願為之執鞭葢謂陽明先生云他日盡以所得先生之書視予又論著朱子陸子原本所

以不異予於是乃有意陽明之學明年春新甫拜廣東布政使司參議暨行謂應元曰子無意規我哉應元進曰子王子吾何以規子夫學患不能行行之患弗用也今吾子學不詭於道措注不違其言可謂行矣教於西粤西粤之人士奮里俗遷改可謂用矣夫兩粤固陽明子之所施用地也子東矣姑終子之緒異日者有謂繼先生而起著儒者之效于兹使功能之士弭口不得闢其說果然必子也新甫起拜曰非吾任也雖然予有言

敢不終業遂行

送夏子公輔領教漳浦序　屠應竣

國朝鑒古昔選舉之法著在功令命憲臣董學于四方察郡國民之俊秀者補學官弟子其通一藝以上歲給廩就簡可者上春官籍奏乃命學士課其下才者罷歸諸能稱者遣受業太學其高第授郡邑諸學官復往教弟子比能就事與科甲相十五得人彬彬盛矣比數十年教法日弛憲臣即易以廩與人其食廩久者積二

三十年不問可否輒以敘上春官就學士試亦復不問可否輒報稱曰憫老而惠窮以故濫入太學若輕與郡國學官復不善教弟子弊端相沿德意湮塞于是天子下詔若曰蓋聞賢才者治世之首務也登明選茂胥暨于位以承翊休明而局于甲科奚無遺焉間者有司上諸郡國弟子率庸不任用朕甚患之夫優老而惠窮所以養齊民也掄賢以巽治而曰云云則國家奚賴焉其令宗伯選擇可否務黜庸耄毋拘十七以上期得眞才

勿患後用于是宗伯乃試諸所上學官弟子凡數百人而屠子為郎得與觀其文乃竟得夏生等數人餘又數十人時省院凡數試予輙曰是夏生試首矣已而果然言無弗售也會京師方屆鄉試詔許夏生等得就便試予即復曰是夏生數人者舉矣于是舉數人者而夏生于予言獨不售乃竟以高第授漳浦學教諭過别于予惘惘失容恍兮有弗平之色予乃告之曰子未知哉予之與計偕詣都也固浮江泝淮逾于河走齊魯之都而

望岱宗之險乎曰然今玆之歸其又將沿故塗下錢塘望東海馳逐吳楚適粤閩之疆乎曰然曰子見夫舟車之利乎軨軨棍棍駕長風走平陸轂擊而鱗次瞬息百里雖波委矢激烽逸猶以為緩及其冲横飈經水維困于叢林峻坂之間晉艮越師次且顧望咫尺而不得進由此言之順逆勢也遲速時也然豈可不堅其鉤軛而周其飛柂哉哲人不異勢而貳視君子不貶時而狥心子故有測于子售弗售予視子猶故也詩曰鶴鳴九皋

聲聞于天魚潛在淵或躍在渚苟有隱美何患弗彰君子履其常小人易其方甲志役身䏏外移内是猶怨旱而廢溉戚澇而弛堤困也靡日矣何功之有子勉哉主上惟賢是用無間側陋行矣自愛之漳浦教漳浦弟子其亦告以予言

送給事陳君使琉球序　屠應埈

琉球王世子清表曰臣世被中國厚恩樹之島嶼以藩屏東海外先臣眞憑天子神靈獲終于位孫臣清議嗣

惟是儌于元命勿敢寧居謹昧死介陪臣長史潮以清潮渡海至表聞制曰可禮部議冊典簡所宜使者具名上故事凡使二人而正使以給事中往時當往者率悒悒憂動色陳君應和為吏科左給事中有賢譽而君亦壯不憚往乃疏名上天子素知其賢報允陛辭復詔賜玉帶麒麟服云啓應埈曰東南之内屬者以數十琉球蓋其一云高皇帝削平區宇揃節異域諸海外屬國君長震慴威德交臂屈膝以稱臣歸化而琉球始通貢獻

中國文皇帝時命使者就立其王賜之册命被以印綬冠帶世為外藩臣得遣子入就太學于是琉球為寵王駸駸向聲教矣天子躬至德中興諸國益効職無敢墮怠聖恵光施存定荒裔而琉球之使也陳君實尸之行矣壯哉予嘗讀太史書至相如之使卭筰也道蜀蜀守令郊迎負矢以為寵而相如亦卒能其使事予未嘗不灑然心善之也至覯博望侯騫傳則以一介之使凌絶海外結軌殊域歷上古不王之國為漢鑿空向導隨流

而攘則又遽然喟慕雖其行不揆于古有壯志焉今以行人往來之域通外邦之内臣而使者言海外則悒悒動顔色奚古今人若是遠也陳君建盛明之節照耀燕趙齊魯之郊浮江達河逾于淮沂錢塘之波騁于故里其守令亦將北嚮先驅若相如然斯可謂寵矣而又馳東治沿漳水睎無諸之域横海東下梁彭湖指中山觀日月所出没俯視蛟龍巨鯨諸怪之嬉遊也若陸行牛馬然蠻方之俗振于天使王侯以下羽冠螺飾盡喘息

迎謁而陳君執符被服拱揖于其上知不知望之以為從天而下斯天下之壯觀極寵而博望騫所肆說而不得者也斯不亦壯哉抑君天子之近侍臣也雖蠻方亦將于君而觀式焉夫言動與取身之經而使之節也宣昭皇度茂貞使命以風示天子之德于諸蠻不在茲乎夫以陳君之賢而使事又壯不憚往其于茲也吾有以則之矣

送雙山先生序 孟洋

人之遇不遇有命乎哉否也昔者卞和氏之璧三獻楚
人而不見察再刖其足夫璧非不寶也又有人獻之者
不惟不察而反刖之玟瓀碔砆人或見而悅也以器以
佩未有待獻也惟木亦然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左右一
盼器充乘輿而梗柟豫章之材有摧朽於巖谷之間匠
氏過而弗之顧也惟人亦然令夫竭衷納交畢議願知
而志弗得合信弗見察是故明珠夜投按劒相顧盼者
靡不然也然亦有邂逅一語歡若平生諺曰白頭如新

傾蓋如故此之謂也凡此豈玟瑀碔砆果實如和璧楩柟豫章之材果弗如蟠木根柢之輪囷離詭耶而傾蓋之交又豈必賢於白頭之故耶由是觀之幸而遇之不幸而不遇遇不遇命也洋不肖瑕陋躁薄頑劣惡甚非如卞和之璧也而狂曼不中于用非如楩柟豫章之材之美也其不見知于人人固宜即有所勉焉雕瑑樹立不敢自後于物要不免碔砆之於石蟠柢之于木爾而又無所先容於大君子之側大君子見而憐之禮貌之

俾不列于衆接引之俾有所展舒保而護之罔俾有所戕伐而玷之者也是何異于玉人弗棄玟瓀碔砆而且壁之匠人弗棄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且楩柟豫章之也噫豈非幸與豈非命與夫洋亦嘗廁朝列竊嘗慕大君子之名欲求見而未有路今乃為屬吏而來惴惴焉惟獲戾左右是懼令顧若是幸孰大焉且令之仕者罔不瞻望其上逆其喜怒為之好惡以希其意者也矧洋上忤公議為衆所棄久矣獨有存而録之又豈懐利害

之私從拘攣之俗者所可能哉此洋所以自幸而又以幸天下有如大君子之賢者矣今將去桂林而東也洋所謂重其别非私心也葢以惜天下賢者之難遇爾繼君子而來者遇不遇又非洋敢知也夫既曰有命吾奚遑恤其後

送宗子相序　李攀龍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為也久之梁生往南海徐子

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吴郡海内交游且盡矣乃予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所有不為也予相益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烏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為檮杌知言哉所謂萬古一事者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自已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其次朝不坐燕不與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懐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於我而況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咏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喻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隅則屏息辟之耳既以强人人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為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輙得聞焉是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

世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莫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雖陸沈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不可竢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即有咏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絶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為乎向吳舍人亦為余言

子相於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吏部何憂不即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即世俗之見以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窮一日之力謬為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稱列至為稍黠者所窺遂太過矯失不復區别真偽槪天下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爾然豈詩之罪哉直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為矣可以無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送王元美序

李攀龍

以余觀於文章國朝作者無慮數十家稱於世即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為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士乃唯衆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沉藝苑真偽相含遂令古之作

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塗之羣聾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培塿則皆蹻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孚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世之儒者茍治牘成一説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為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於時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户誦則一人又

何難焉誠使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量譽誠不能以一人一旦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輙勝天下風靡之士文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暮途遠且彼奚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蟲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為元美道余及元美見余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為余稍益近之即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令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為已且余結髮而屬辭比事今

乃得一當生僕頗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蓋五年於此少年多時時言余元美不問也曰世貞奈何乃從諸賢大夫知李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余齊魯之間其於文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即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族諸王者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猶為多也吳越尠兵火詩書藏於閭閻即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然学濫不可區别超乘而上是為難爾故能為獻吉輩者乃能

不為獻吉輩者乎

送許簿之海寧序　宗臣

予少侍家君家君每言鄉長者必曰許先生云葢家君自束髮巳從先生游先生年長家君數歲而家君兄事之後予被服游士大夫間始得見先生每見每嘆先生誠長者也而鄉中人又往往重敬先生歲壬子夏予為郎司功而先生適躡屩執策來謁選予迎謂先生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勞矣先生曰予往歲遊學大學侍

大司成凡三歲長安塵久已上衣袍矣今來乃更大快吾志何勞哉後時時過我則為治醑摘蔬酌先生先生故不喜酌顧侍子停酌惟啖粱啜饘弄匙盂道家園疇昔事欵欵至不能休更與步庭下徘徊待月而去秋予抱痾散髮枕上先生更時時問我坐漫語無所不浸予特稱先生善儉先生曰夫生財非私一人安敢侈泰持其身所著青縑謂予曰予衣此衣十年矣彊前視之僅減新紉焉乃太息曰此愈鍼予病哉後予疏歸問醫而

先生以令年六月授海寧簿道便還家攜子為祖道道上把先生袂曰先生行哉吾知不難于寧海矣客曰言何易言何易夫簿秩太卑即出一令且折躬請其堂尹監司御史擁旄行縣即稍尊者已惶急奔走蒲伏跽謁稍不當即大怒數責伏庭階免冠頓首顫惕不持莫敢出一語奚論簿也奚云不難哉予曰嗟乎嗟乎豈官負人顧人負官也予見世所稱有司者初謁選即切切有冀善地心選家揭名於朝善者博帶高冠洋洋道路

其所與游亟持酒賀曰此行萬金可致也乃不得善者至俛首吁氣含淚向人而人亦姑慰之曰縱不得萬金數百金可必何至作凄惻狀哉此已不能洗滌其心甫至則目攝筐籠厚薄而口抑揚之左右窺其意旨輒以賂進矣於是日夜籌筭金色驕妻子乃妻子又益日夜相與謀攘金之策稍不稱則搒笞其人至糜爛無可擊者家忿人怒不顧也斯即尊官大郡獨奈何不畏怵人哉先生家故饒至都下客亦有風先生如世俗内賄求

地者先生整襟危坐謝客曰予非力不能内顧吾恥不為也斯見先生之心哉且先生一衣十載顧何貴多金先生性又慈仁長者即使稅訟最急施笞朴且慘目怵心矣况借刑攘金哉即監司御史擁旄行縣先生且恭容儼貌翺翔行何畏焉而監司御史者將曰是夫也必其廉愛者也先生且自是翹舉矣又安在其為難也先生起拜謝曰噫甚矣宗子知予哉於是長揖謝客策馬而去

送孫晉卿還越序　蔡汝楠

古人以文相師孔門之教曰博文歸功者曰博我以文是也是文也會之在心散之枝葉為行而言辭乃其一端後人相師之意與此正相乖謬故予嘗深辨之而各考其類古之就外傅而師文學也其道即在於盤帨礪觿几杖籩豆與夫語默酬酢憲養步趨莫不有節有以默移其意而漸昭其德達於人倫庶政之實會通聚散之典怡然理解不疚於心如是可謂文矣然言之必文

行之必遠世有辭命之臣文學之儒又其躬行閒暇之學盛德緒餘之發也後之學文巧掇速化之術貫穿附離之能排闔變幻之妙凡可以售技藝媒利達者則負糧擔簦而往從之期於相肖而教與學之能事畢矣唯其目眩於富貴之趨神奪於剽竊之末故文總不能追古而行則槩乎未及也間有有志之士雖甚肆於文而尤欲反稽其行則令之視行猶古之視文且托之乎閒暇等之於緒餘矣予每嘆相師之道大戾古人不欲以

經義辭章開授受之門益相靡於文而無補於世曩在金陵則有不可辭之友相與指究藝文未始不以此自疑而又怪吾友唐君應德凡天下綴文之士多出其門既而應德報予曰舉業亦切磋之地也天下豪傑相漸其間舍此誰與哉予曉然深解其意因求相師于文之中得沿時變革之道葢辭之與行古人之盛也既兩得之後世之弊也既兩失之於此求其道以寄吾心聊藉肄習之文漸明一致之行殆吾之所以援失為得者也

方遘先宜人憂既練祥矣同志者往往過山中顧留不敢固拒日置遺經肆為論説兾以言筌之徼蹶然興諸自得之悟越人孫晉卿從予獨久道器一貫之指言之甚詳予既以文辭嘆世而又以盡言相證其為不得已可知也一日過晉卿之館見晉卿自榜其居為盡吾嗚呼兹其所以為自得也乎昔賢固有譏為夫子之文章者矣亦有言博我以文而竭吾之才者矣倘晉卿盡吾之意有闖於此而將自博其文矣乎至其所謂文者或

滯於經誼詞章而已抑不滯於經誼詞章而已乎晉卿能達於古人之文而歸之自盡之學則必有不負相師之意而予亦有相長之益者斯又毋曰吾自盡焉而不吾啓也

送大司成尹洞山序　何良俊

安吉之永新蓋有兩先生在英廟時有劉文安先生今有洞山尹先生夫永新雖壯邑然在禁近者亦尠尠不時有有一人即能踔厲霄漢其所豎必殊絕衆所謂千

萬人亦見者尹先生以文章侍從二十年益淵然凝重人也方其備顧問叅密謀徐出一論即中機宜衆雖盈庭舉不能加先生故一時推可以定國是者必曰尹先生尹先生云迺甲寅歲之五月擢先生為南太學祭酒先生奉命而南到官甫七日維有新命則又以先生為北太學祭酒時留都士人以為南北太學官等耳其所養士多寡與職業繁簡皆適等不應數易地夫以天子國學之師乘傳而出縣官除道郵驛具供帳不易南北

既等又何必往來促數費劇若此哉余曰是不然夫聖
天子重得士故撤先生以教國子然自先生之來或者
廟堂缺諷議之臣一日國家有大計天子下其事宰相
宰相方欲集衆思命百執事議可否百執事人持其說
不能下或不能盡當宰相意宰相曰使尹先生在顧不
當折其角耶為我促駕召尹先生夫南北太學教士之
功等獨在北更得諷議之助則召先生唯恐不速耳子
廼以道里供頓為念噫何陋哉子之見也然余切有以

告先生余讀劉文安宗齋集至登極建言其所陳十事如戰陣守禦諸策皆斤斤詳實可施用末復歸之議政修德則又敦本重內有大舜修于兩階之風今東南西北用兵西北近輦轂每歲講武有成畫可守獨東南久無寇祖宗之制廢壞且盡而南虜狙狡獰惡蘇松焚殺之慘先生嘗一二聞矣今當事者日惟請兵聚粮略不講求備禦之策蓋不能拒之海上縱其一入內地則室廬櫛比溝港鱗次彼得藏形匿跡設伏用計雖有彊兵

十萬竟何所施古稱中國匈奴各有長技茍乖其張難以制勝夫調遣之兵地利不習此所謂乖其張者非也且我之虛實彼皆詳知我兵既集彼必遁去一年之後遠兵既久勢必思歸養兵不用我亦坐困不免各散遣之而虜舡復集海上矣南東之民素不知兵正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令被寇已二年餘略不聞訓練一旅而專恃客兵無乃亦大過計矣夫君相側席待先生先生必首問國家大計國家大計莫先於此尚庶幾設一

奇畫以副朝野之望余於先生同郡人也辱先生知愛最深凡此皆先生之緒餘而余猶言之不置者葢以贊先生之决欲先生不以觀望自沮耳先生幸深念焉

送曹一坡赴任辰州通判序　何良俊

嘉靖戊申歲曹君玉舉試官于朝天子命為辰州通判既陛辭還抵於鄉迎母夫人以往筮行有日聞以請於友人何良俊曰余取友於四方皆竊窺其人非不彬彬然才美也然不若子善為古人言多戇直不脂韋隨俗

人可否故以語人輒不售余從旁一二聽之皆斤斤有故實可施用其中人病使人色無主舌撟不能下人故益詆毀至不比數於人余自受命以來朝夕祗懼内忡忡熱日思飲冰以自快敬需子一言子言或過直余以昔日從旁竊聽之心聽之余疾尚庶幾有瘳子試以語余哉良俊曰唯唯子來前子曩時為經生與余同受詩于天台石梁王先生所先生好奇節其所稱說皆古之奇節人故余與子謀自處業必欲得古之奇節人先生

去余與子同計偕上京師渡江泝淮泗涉呂梁之險過彭城觀楚漢戰處並漕河而北攬求先聖人經畧之跡至聊攝閭想魯連之遺風暨入於都城訪郭隗之臺思得荆卿高漸離游處者與游日低徊燕市中其所遇一有槩於心即俯仰慷慨中夜至攬衣起坐當是時以為得立天子堦前盈尺之地使論說古今成敗與近時民力凋弊其所以興農勸功之故即烽鏑充斥邊圉奉咫尺之書宣揚天子威德使知朝廷留心於無外必使生

致月支之命或不然負弩矢為士卒先驅則腦沙幕髓余吾不難其視進士髙等官翰苑若臺諫郎署日唯厚利奉祿乘良罊肥出入呵擁但自矜炫者直薄不為也令余淪躓草莽十五年子試官僅得一通判以往通判州郡吏則前所謂進士髙官翰苑若臺諫郎署又薄不為者也子令若何自處哉然余竊有以語子夫通判古别駕之官西漢郡有太守有丞有别駕唐永徽三年改别駕為長史至宋又改通判當時御史中丞孫抃上言

通判古監郡之職一州利害全藉論議與諸僚屬不同夫天子以數千里民命委一太守使通判參其謀議是可以卑易處之哉昔東漢王允為小吏時郡太守王球欲以憸人路佛補吏允不肯阿意直繩其缺刺史鄧盛聞之馳乘辟為別駕蜀秦宓方蠖屈州里時有確然之介諸葛孔明領益州牧以別駕起之予試言今日之進士高官翰苑臺諫郎署有能彷彿二子之風猷者否耶即不能則進士高等官翰苑若臺諫郎署不得薄視通

判且子固未嘗若二子表表自見令即處以是官通判亦何負於子哉子今奉版輿迎母夫人而西至官歲賦一縑副以純緜以衣母夫人時節致甘脆左右奉而進之曰此民之力也天子之賜也吾受命牧天子之民且得養吾母當使闔境之民凡有母者皆無至失養經曰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故生則親安之者是也茍一人之母少有怨咨或取之民而致之母夫人者一有不善使民得指議子以及母夫人皆不得為孝既若是又按

圖經計故實取先政之善治次第脩而行之庶幾無愧王子師泰子勑諸人不然是子不以厚自處遂使進士高等官翰苑若臺諫郎署薄視通判孰曰不宜子不諱直故余以直語子子尚究之於行毋但曰吾友何生善為古人言爾也則辰州之民實受其惠余與有庸曹子曰余嘉迺言敢不敬底于用試書於册余奉以往良倓遂書以為贈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序八十七

送序

送王孝廉序　許孚遠

曩余守建武得一賢焉曰鄧汝極孝廉禮而致之為盱人士矜式及余督學關中得一賢焉曰王欲立孝廉禮而致之為秦人士矜式汝極博學高蹈述作之富擬昔

大儒欲立篤信好學素行狷潔可質神明皆余所心服海以内固多賢如二子殆不易得也頃趙汝師司成疏薦天下士三人於朝二子與焉其一人為安福劉元卿劉子余聞之久矣客歲金陵一晤於耿中丞座間精爽端介有用世才三人者品調各異而其足以繫天下之望同也嗚呼賢哉余初識欲立於都門之蕭寺欲立嘗病足且病肺體羸弱不勝衣業已謝計偕置功名於度外而獨以訪道求友輕千里適四方余是有都門之會

當余去關中時欲立年已六十矣杜籃輿送余新豐道中依依不忍別為後會期余曰難之各自愛甫逾年欲立聞余謫居山中竟自其家扶病衝寒出武關浮江漢而下迂道江之右入黎州會鄧汝極居兩月東渡浙水抵山廬蓋己丑五月也汝極遣子儀從欲立行欲立伯子宗亦以追尋其翁先期至此余聞欲立之來如從天而降喜不能言留之月餘與子弟朋友相晨夕見欲立儼然端肅泊然恬淡目擊而道存薰陶覲感已在言辭

之外其子宗侍飯侍寢純孝之情種種可掬鄧生儀視欲立如父欲立視儀如子絶無世俗形迹皆古人事欲立之出門也挾朋儕二人僮僕二人俱未幾則三人者畏長途之艱相繼辭去止攜一僕曰彭道相與涉歷險難備嘗辛苦而不辭道未嘗識字隨欲立數月亦化之知問語為詩句亦奇矣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斯之謂乎夫為善茍誠無親疎賢不肖皆可化而入也吾不於欲立之行乎徵之哉欲立將

辭歸秦猶歉然不自足睠睠以古人贈言之義望余余媿無以應余獨念欲立之質與造使在孔門當原憲子夏之閒夏不可及然皇皇問學如渴如飢其所未了者何在吾聞執中安止之義啟自虞廷孔子揭之為止至善子思衍之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千古聖賢學脉端在於此今試反之吾心中耶止耶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心可以斷絕朋從而中與止者將終不可得而求若乃無思無為感而遂通惟至誠為然吾黨固未可以易

及然而不合體於此非聖學也以欲立之精誠一旦豁然得其所止更有何事願交勗焉欲立之歸也能終以聖學為秦人士宗法而與横渠張子吕與叔兄弟涇野吕先生炳燿後先則此行真為不孤非特以慰答朝野之望而已也爰命欲立子宗受而藏之以為别

送祁侯入覲序　高攀龍

己酉冬長洲令山陰祁侯入覲其門人王生瑞琦欲不佞為語贈行不佞某曰夫祁侯所謂豪傑之士而學聖

人之學者也其文章政事緒餘耳余不敢以祁侯之緒餘請敢誦所聞吾聞善學者仕而性地愈明善仕者學而物理愈徹何則天地之道為物不貳者也貳之者妄也今夫天地之為物則吾喜怒哀樂未發之謂而已矣視聽言動一如其本色之謂允執厥中聖人之道何其至易至簡而人自難之何也則以萬起萬滅之感觸之外萬起萬滅之私闘之中也夫士出而仕宦仕宦而為邑宰邑宰而為通都赤縣其萬起萬滅者無極而有不

失其本來者鮮矣夫應酬之煩簿書之冗雖足以疲吾之形神不足以奪吾之心志足以奪吾之心志者一官之得失而已于此一徹則為物格而知至于是好惡自正是非自明賞罰自當而於執中幾矣今庾入朝上計正起滅之中而格致之地也倘于其本色者不令一念揷入豈不浩浩乎為天之徒其還而治吳民又何萬起萬滅者足攖其慮哉不佞誦其所聞而未能者如此庾曰然然否否吾之所為萬起萬滅者異于是吾方懼夫

政之不時民之不和而夙夜以思豈其計于一官不依則謂王生曰識之庾之所為萬起萬滅者斯為物不貳者矣

送蔡公之任南都序 歸子慕

向者子慕布衣也布衣不得借交上官而子慕又崑山籍也于公所治越境也辛卯之歲縣宰校士子慕與焉當是時知有宰不知有公知有宰無求于宰矧求于公不自意知子慕者乃公也公之知子慕則從宰所見子

慕試文而心賞之特過褒焉縣上之府府上之督學推轂皆公力也子慕于是歲即舉于鄉得與計偕夫貴賤命也行止義也進取為輕而知己為重子慕不獨喜以所輕者見知而公則終欲以所重者相勉用愛以德不以姑息批引以正誼不詭道相曲從葢子慕非能不干人者而公則能使人不干也不干人易能使人不干難子慕行其易猶不得公則能行其難用之于一州人莫之敢撓何謂行其易猶不得夫吳俗士沾一命者輙庇

其宗黨田園久盡而俗不非因謂之厚豈惟宗黨又將庇宅人焉公方下令驅出之而子慕以親兄之子壻故干公以此負公公移書先大僕同年友周公以大義相糾惟恐失墜不數見見則從容燕語退而輒自念所言亡有所私與否也令而後五六年知己之遇可謂善始終矣或謂王相國至貴也而公無所詘其親黨于法無敢犯犯輒案之此則為難子慕曰不然夫人義之所可裁者情或有所不能割也于相國則裁以義髙明者之

所必出于此也于子慕則出之布衣卒然不意之知必相喜相喜必相比且不復自覺矣而公獨不然是則可謂難重則相國厚則子慕而猶若此它可知矣不旁引它事頌公引他事頌公于公事該而子慕之情掩且規諫人者常恐其不盡也稱譽人者常恐其盡也古之道也公之教也近公遺書子慕曰行矣白雲在望南都非久棲遲適漳南山水不費一錢思吾故鄉耳公行矣願公常持此心何所不可為自古能任天下事者皆其輕

富貴者也則又子慕之所勉於公者也

送黄竹石序　袁宏道

黄竹石從江陵負敝笈訪余長安余方視遝曹曹故樹籬插棘地也不時見見輙為杯壘所奪無他語草草暄寒而已未幾辭余去乞一言為别余曰子亦徧觀三衢九陌乎纎塵張天腥風逆鼻行者溺于道居者糞于市椎埋屠狗之輩敝衣百結之子髙髮衩襠褁面歴齒之婦肩駢踵接此亦天下之至惡也而顧瞻雲中則鳳闕

銅龍在焉百官宗廟萃焉引而之貫城之市則夏之璜周之天球若日之璧若月之珠東海南粤之珍異陳焉已而入雲韶之院過鳴珂之里則南之威西之施越之狡童吳之弄兒公孫大娘之劍僚之丸賀懷智之琵琶念奴之歌喉霓裳羽衣之舞呼盧博簺之戲種種聚焉令夫山郡水郭巷陌未始不清楚衣冠未始不都雅然一人衣茜而過則已叢觀駭指出漢唐之舊物一二則張目不能指名夫然後知京師之大慎勿以纖塵腥風

遂謂都市之觀止此也夫古之聖賢豪傑鉅公哲匠其亦猶京都之三衢九陌耳文耶道耶至此乃極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東里王公歸里序 蔣德璟

御史中丞閩東里王公以宣府監視璫王坤疏詆揆地因抗言內臣越職輔臣失職者再上特召對文華面賜詰問公心誠氣和應對詳朗無懾容無愞色內閣九卿臺省同入對者人人遜不如也震怒為霽翼日遂得鐫

籍以歸於是史臣蔣德璟拜手颺言曰嫰哉君仁臣直
葢兼有之而因慨舉廷之無人也寧縶舉廷即璟具疏
排逐廵不敢入璟媿死矣夫上固聰斷明辨不世出之
主也其遣内臣明知違高皇帝預政典兵之禁而援成
祖而成祖實不然按永樂中有内臣李興齎勑出勞暹
羅王王琮出封真臘王鄭和賞賜西洋古里滿剌加諸
王皆遣往要荒如高皇帝遣而聶慶童往諭西番以茶
易馬之事未嘗預政典兵也海外巨測不忍遠煩廷臣

而以內臣供海外馳驅之役是體群臣而賤內臣莫如成祖而可據以為例乎間惟令馬靖往甘肅廵視卻來回話則亦緝事傳命之類事竣即回非監軍也李進往山西採天花為民害即勑御史鞫問械送京師而諭都察院以自昔閹官弄權傾覆宗社一尊高皇帝遺誡當時繩御之嚴如此惟鎮守始於洪熙監軍始於正統神機火器之有監督法司之同審錄皆始正統京營之同整理始於景泰子姪之有封拜始於天順至正德中八

虎而極然皆旋踵誅削獨劉永誠姪聚尚世伯寧晉耳而魏忠賢遂援以封公忠賢不足言即寧晉恐亦當議鐫也東廠不知起何時西廠始於成化内教場之設及邊功冒叙皆始正德大抵洪熙濫觴二正滋蔓與成祖無與也所惜者上與肅皇帝皆從藩邸入躋大寶盡撤各璫再號中興而今顧舉忠賢之覆轍而踵行之而廷臣亦無力爭者至累煩諄諭費許筆舌亦心知此遣之非而猶恃威福在手别有操縱此則隱憂之大耳漢宣

中用恭顯其後以殺蕭望之唐玄宗用高力士其後廼
有李輔國馴致中平甘露之禍不可挽救皆英主開端
後世效尤以至此也細綜開闢底今有用內臣而亂未
有用內臣而治者二正以來司禮漸重喉舌之地業翕
張不可問而復假以兵馬錢糧之權布列要害其所拼
紕又立為之逮繫芟斥以快其志揚於大庭明示堅信
以張其焰而外臣之氣日靡且相與擣鬃燒葱以保富
貴天下事尚忍言乎夫外臣之不肖固自有之然必謂

海內豪傑盡不如一刑餘亮皇上必不忍也皇上旣嚴
諭王公而明以好題目歸之知題目之美則不美安在
笱內臣用不效而不撤歸亮皇上亦必不爲也公行矣
當噤蟬喑馬之世爲鳴鳳飛鴻之舉雖不求名名自千
秋公無得辭而內臣旣撤之後皇上必思公召公幸更
思所以報皇上者可也璟友黃宮允石齋魏給諫倩石
旨公里人三君子相繼去國中外惜之而璟獨知皇上
具堯舜必有召三君子之日因撮小疏之指贈公且以

志媿璟亦且尾公而歸矣湖山田畝之間行且宏公之
風而矢公之志也

明文海卷二百九十六